

蘆花楓葉滿湖秋

一段友情·十分秋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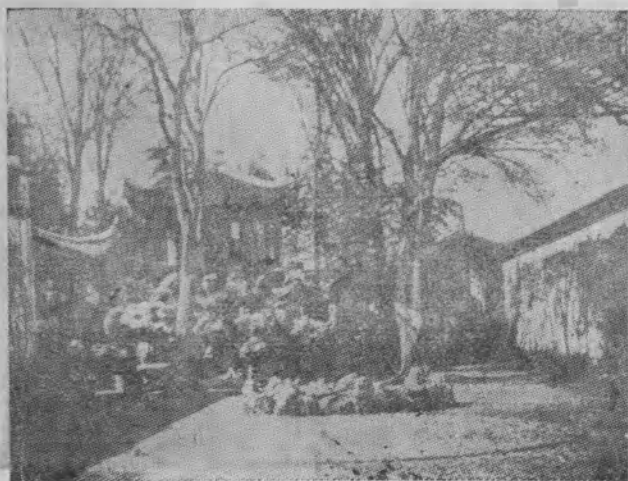
戰後二度西湖之遊，更留下了溫馨的夢影。這是一個深秋，我們的遊艇照例是先到三潭印月，這也確實是一處百遊不厭的地方。而在深秋。景色尤美。湖中有湖，樹外有樹，在湖與樹之間，隱約可見者，山光；在湖與樹之外，舒卷自如者，雲影。疎林中有幾株楓葉全紅了，像開着花，陽光照着非常鮮艷。

三潭屹立水中，建自何時？多謂東坡將湖中污泥清除後，即立三塔以為標識。是三潭並無關於佛教，而為一地方建設。明錢塘令聶心湯仿東坡遺意，築梗欄水，為湖中之湖，立石潭三座，於是三潭之名始流傳。但為什麼名三潭印月呢？照常理：潭在月光中，只能映出潭影，何能映出月影？若要印月，還靠人工。其法：於黑夜燃燭潭中，以紙封糊潭口，則潭影倒入水中，恍如素女流雲，幻象迷離，原來映出來的是那個潭洞洞，圓影如月，並不是真正的月亮。但如果在西湖賞真正的月亮，仍是在三潭印月為最好。在戰前，已將四週湖邊，遍裝電燈，自陷於暴日後，此種設備，毀壞無遺。有人惋惜景色大不如前，但我覺得三潭印月不必一定要四週都有明亮的電燈，總應該讓它有幽靜的一角落，否則不是看月而是看電燈，又何必來西湖？有些現代裝備是不必用在中國名勝上的。西湖洋樓聳峙時，早已大損其美，假使全湖皆電燈輝煌，不見得合中國人的胃口。試想：假如不坐西湖的瓜皮小艇，而讓一些

汽油船衝風破浪，你能想像是什麼樣子？中國人應該多保持一點中國作風，不必事事做人尾巴。在三潭印月盤桓甚久，才轉棹向裏湖去。過湖心亭，沒有上岸。上次遊湖，我會說湖心亭的建築一新，我往年住的那間破房子，改成觀音大士殿了。我還說我不搬出去可能變成觀音菩薩。於今聽到才曉得：原來在杭州淪陷期間，湖心亭的和尚是一個十足的漢奸逆僧，那些新房子是日本人替他修的，他死掉了，倖逃於國法。所有掛在湖心亭的聯匾，清一色漢奸手筆。我主張把那些陰陽怪氣不中不西俗不堪耐的新房子一齊拆掉，還是恢復原來的幾間小屋，種幾株桂花。此地，居全湖中心，繞亭之外皆水，環水之外皆山，何等聖潔！不幸染於羶腥，應澈底澄清歸還本來面目，以慰湖山之靈。

過湖心亭，回首三潭印月，比在三潭印月看的更美。因譜一詞：「回首望三潭，美景如環，明湖泡在白雲端，猶恐白雲隨便走，遮個青山。楓葉正流丹，蘆花瑟瑟寒，幾人樓上憑欄？一個瀟湘孤客影，撲入茅菴。」
過去便是平湖秋月，也沒有上去。此地曲欄畫橋，直挹波際。據說在這裏賞月，也最為相宜，但今則四週盡裝電燈，反將月色掩蔽。我覺得西湖賞月的地點太多，像平湖秋月這地方，最適於飲茶。春夏秋三季，小坐於此，啜茗談心，可使人盡滌煩惱。

過橋入裏湖，抵孤山，登放鶴亭。到這裏，把船退了，預備翻山到樓外樓午飯，飯後乘汽車遊西溪，再換小艇看蘆花。西湖的外湖雖寬，而境界不及裏湖之幽靜。入裏湖後，始見殘荷。孤



高莊（紅櫟山莊）

易君左

山這地方，梅花遍岩谷，都已含苞；花開時，寒香稠疊，實勝於蘇州光福，無錫梅園。放鶴亭面對湖山，對山諸建築物，斜陽返照，金碧輝煌；保俶塔高聳雲端，瘦如春筍。我們坐在亭前飲茶，留連最久，眷愛獨深。亭旁小石門內，即林逋墓。這位梅妻鶴子的林和靖處士實在太高了，



靈
隱
寺

他隱居孤山，足不履城市者二十餘年，最有名的詩句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，乃詠梅的絕唱，歐陽修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但假使林和靖不住孤山，不愛梅花，也做不出這樣好詩。林和靖住在孤山二十多年，才得到這兩句，可見好詩真不容易。他是在宋真宗天聖六年死的。在他的墓旁，真有一個鶴塚。秦錫田有一首詠鶴塚的詩還不錯：「鶴壽不知幾？何人此碣題。梅花共搖落，杜宇為悲啼。終古吟魂戀，空山舊夢迷。一坏憑弔處，風雨草萋萋。」和靖墓西有林典史墓，乃洪楊時以末吏守城而殉難者。有林社，乃祀杭州知府林迪臣，其墓也在山上。所以有人說：「孤山千古屬林家。」我坐在放鶴亭讀了一詞：「梅妻鶴子人何在？已無青山可買。清寒唯萬古梅花，影橫斜在西湖外。西湖醉矣，紅了斜陽，還不了詩人債。任春風楊柳擺，秋雨芙蓉開，這冷靜靜孤山，誰睬？剝空亭一角，踽踽老叟，賣些藕粉尊菜。」

從孤山翻嶺下中山公園，這一段路很容易走，而且清幽，落葉蕭蕭，湖山在望。中山公園地址，舊為清乾隆行宮，就文瀾閣西偏，依山而築，亭欄屈曲，花木參差。只因西湖好的地方太多了，中山公園就被入目為庸俗，只要把它放在南京上海，那還是頭等名勝區呢。這公園裏，陳列着許多盆菊花，半山上萬菊亭，乃紀念藝菊名家張又萊。他死時，遺命將萬盆佳菊贈市府，市府乃建亭立碑以紀念之。這無數佳種之菊，在淪陷期間，無人培植，都已飄零殘落了。

轉登樓外樓午餐，出人意料之外，菜壞到極點。除了醋溜魚之外，無一可以入口者，飯簡直未煮熟。至於醋溜魚，是杭州普遍出名的一樣菜，又名宋嫂魚。按武林舊事：宋淳祐間，每逢德壽三殿幸游湖山，小舟時有宣喚賜予，汴酒家婦宋五嫂善作魚羹，至是僑寓蘇堤，嘗經御賞，人競市之，遂成富媼。可知這樣名菜的來源，是國難時



靈
峯
寺

期的產物，宋五嫂在流亡之中發了財；而她是開封人，燒慣了黃河鯉魚，南方人好奇，使她因一菜而出名。今日醋溜魚的製法，係以鱖魚蒸熟，用醋與醬油烹調而成之汁以和之，為西湖唯一名肴。我們午飯在樓外樓，晚餐在天外天。天外天的醋溜魚比樓外樓更美，外加一盆醋魚帶蟹。什

麼叫做「帶蟹」？即以魚尾以上之下肚（極鮮嫩處），批成薄片，用蘆油鹽及薑末調之生食，味極佳，這是不另算錢的。這種生吃法，頗有日本人吃生魚片的風味。總之，西湖魚蝦好，無論生吃熟食都好，魚蝦皆活鮮的養在水邊，燒時才把它提出來。西湖雖盛產魚蝦，但絕無蟹。然據另一考據，西湖本來盛產蟹。讀林和靖詩：「水痕秋落蟹肥。」萬歷錢塘縣志：「生湖中者色青，雄曰浪蟹，雌曰博帶。」蟹略：「西湖蟹稱天下第一。」又陸放翁詩：「久厭攤葦愁下箸，眼前湖上得雙蟹。」可見宋明以來，西湖產蟹，且名聞天下，但近百年來，西湖中已絕不產蟹。江南之湖，殆未有不產蟹者，而西湖獨否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唯一的解釋是：西湖的蟹看見嘉興的船樓美，都爬到南湖裏去了。

下樓外樓，汪嘯崖預先借來了一輛大汽車，便決定到西溪看蘆花去。汽車開得風馳電掣般，走了很久，才到留下鎮。走的路線完全在西湖北山背後，遠遠望見山麓的黃龍洞。出杭州市區以後，一片荒涼，已漸漸看到蘆花。駛抵留下，下車探問蘆花所在，多數茫然，後問一中年鄉人，才說到秋雪菴，帶我們到附近僱船前往。

留下這個地方，不但與宋高宗有淵源，與我也有淵源。留下距城十八里，為杭縣巨鎮。相傳宋南渡時，高宗擬建宮於此，後得鳳凰山，高宗說：「留下來吧！」於是始有留下之名。又相傳留下的十八家，即俗所謂張三李四王五趙六，為真正的杭州人。戰前我遊西湖時，杭州一個朋友導遊至留下，覺得此地人烟稠密，市面繁盛，而且電燈電話俱有，公共汽車可達，交通便利，這個朋友介紹我買一座竹園，園內清溪瓦屋，約半畝，索價甚低，而我當時無錢，又嫌偏僻，淡然置之，後來就失悔未買。高宗過這地方說留下，我到了留下不留下，所以我的見識遠不及宋高宗。這西溪一帶全是水鄉風味。一條彎彎曲曲的

小河，忽爾窮塞，忽爾開朗。沙明水淨，遠岸平林，小岫含烟，平湖滴露。港汊紛歧，時見小舟來來往往，就像柳陰中梭織的黃鶯，漁歌一曲，太上忘情。兩岸桑竹遍野，鷄犬相聞，三五茅舍人家，點綴其間。在這深秋，西溪的景色更是綺麗，許多樹葉，或黃或紅，襯着碧綠的清波和雪白的鵝羣。船漸漸搖到蘆花深處了，那蘆梗根幾丈高，小船擦過，須仰頭而望，望不到巔，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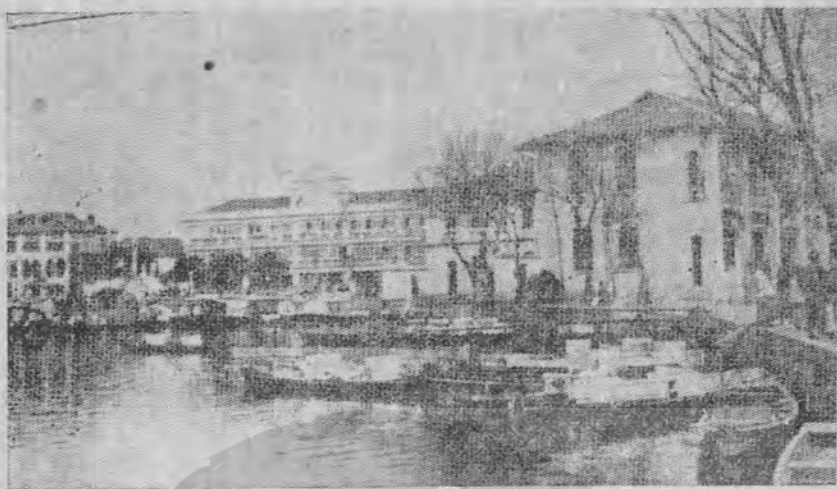
白雪菴（月下老人祠）

搖雁飛，沙沙之聲，起於叢葦。行經一片蘆花最繁茂之處，淺渚皚皚，一望似雪。再前進，搖近更大的一叢蘆葦羣，心想：難道要把我們變成一羣雁兒？搖入蘆葦深處後，不但見不到水，也見不到蘆葦，就好像四圍編的竹籬笆，人瘦得像黃藥。忽然一槳衝開水面，發現這一片葦葢大包圍中間，有一座小小樓台，臨風婀娜，經秋蕭瑟，這就是有名的秋雪菴了。何以名秋雪菴？是因這座小廟在西溪之東，四圍皆水，葦葢滿目。明陳省公取唐人「秋雪濛釣船」詩句而顏其菴，清周夢坡擴而大之，以祀浙江詞人，門前橫額，大書兩浙詞人祠。我們繫舟登岸，即有兩老嫗相迎，登一小樓，名彈指閣。憑欄眺望，正面是一望無際的雪白的蘆花。樓上有黃文仲一聯：「應將筆硯隨詩主，為訪蘆花上釣舟。」樓下有康有為一碑，刻一詩有句云：「白頭老人岸巾幘，坐對蘆花長太息，卅年夢憶陶然亭，風景淒涼似京國。」我遊時成詩數首，現在記一首在這裏吧：「彈指閣中彈指耳，世間一例悽無比，兩浙詞人死有祠，三湘騷客生無米。一彈指即一滄桑，送與詞人話夕陽，詞人不知何處去？葦葢一片餘蒼蒼。詞人不似溪流淺，詞人不似雁飛遠，他年若憶秋雪菴，斜月一燈燈一點。安得猖狂老此祠，任他頭白變銀絲，青春不向詞人住，雪際霜蓬任所之。」

秋雪菴東還有一個交蘆菴，係董其昌題名，旁建水閣，供厲鶚、杭世駿諸詞人粟主，因時間不夠，未及去遊。

遊西溪回，已近黃昏，再遊靈隱。黃昏中遊靈隱，靈隱在空靈隱約之間，別具風韻。我看出幾個境界：從廟門進去，一面高殿，一面大殿，光線沉沉，而遠天冥空，尚留餘霞一抹，紅如珊瑚。暮烟裊裊，漸瀾山谷。此一景也。小立岩邊，萬方幽靜，岩洞石像，入晚變幻，那尊彌勒大佛，似乎更笑不可仰，故人來了！而流泉淙淙，

湖濱公園



涼風習習，濾清了遊人的詩魂，此一景也。山巖入暮，紛呈紫褐碧藍玄黑色，抬頭忽見幾株丹楓，高出斜曷，殷紅如血。又有一株，黃如蜜蠟，蕭蕭風前，此一景也。入靈隱大殿，正值孤僧晚課，坐蒲團上，靜聽梵音，空殿無風，長眉不舞。此一景也。百千萬境，百千萬景，離奇變化，

境與心合，心與景合，景與境合。小遊靈隱，雖覺匆匆，以比徜徉湖上，逍遙西溪，情景雖殊，心境則一。何況登車出山門後，忽留一段芳情。我有「靈隱黃昏」一詞抒情寫景言事：「暮色蒼茫矣，祇山深處，炊煙四起，古寺鐘聲雲影動，搖盡千紅萬紫。山外斜陽凝念甚，山門黃菊多憔悴。坐蒲團一個定禪心，靜無比。此行未上韜光閣，問修竹近況何似？還語巖間彌勒佛，我亦大肚包容如你，但尚未傍西湖山水。有約必來明日事，趁今宵尙欲謀清醉，天外天，人兒美！」

原來車剛開出山門，忽瞥暮色蒼茫裏一個俊俏影兒，站在天外天酒樓前面，她就是這酒樓的女主人小倪：細腰窈窕，花容修飾，而音如貫珠。她邀我們進去晚餐，因為玉人在座，秀色可餐，便連魚蝦也乏味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湖山全罩煙雨蒼茫中，青年朋友梁啓煜夫婦邀我們煙雨泛舟湖上，到他們所住的郭莊去。郭莊在臥龍橋畔，舊為宋氏產業，後屬閩人郭姓，又名汾陽別墅。其中曲水亭臺，花木掩映，地址甚寬。我靜幽幽坐倚樓欄貪看湖面水鳥，忽出忽沒，時止時飛，一片煙雨微茫中，添着幾點淡墨痕，而平沙淺渚，衰草寒蘆，已入初冬景象。對面蘇堤一線，青林碧黛間，隱約銀白湖光，小橋倒影，合如圓月。即景生情，我寫成新詞一闋：「閒倚樓欄，看西湖煙雨淡雨。一槩波心人影亂，翠峯兀立無歡。說什麼落霞孤鶩？水鳥雙雙齊出沒，忘機更有鷗和鷺。甚悔半世飄零來來去去，悽悽苦苦，總被浮名誤。紅柏丹楓都入夢，更盪入蘆花深處。彩筆題詩，修娥畫黛，遮不斷蘇堤樹。問何日扁舟容與？瘦孤山一片寒梅，冷雲溪萬竿修竹，與來時釣個魚兒，香定後覓些詩句。」

吃完午飯，已下午三時了。滿天濃雲，烏垂一角，離郭莊不遠，即遇風雨。湖茫茫，迷濛浩渺，重返旅社，一夢蓬旦。次晨醒來天已轉晴

。我們再鼓勇氣，僱一汽車開城外，才看到杭州遭敵人破壞之慘！汽車走了半點鐘，所見均一片破瓦頽垣，接連不斷，全是倭寇縱火燒燬的。偶然有些新建的小屋，做點生意。漸駛漸遠，忽然銀光一道，啊！美麗的錢塘江已撲眼簾，錢江大橋橫跨其上。這橋全長五千五百九十英尺，內正橋孔十六孔，共長四千五百五十英尺，餘一千零四十英尺為副橋。大橋開工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完成於二十六年雙十節，當時建築費為四百萬，費時兩年餘，但通車不久，杭州即淪於敵手，大橋即被破壞，日月重光，才將大橋又完成了。

汽車穿橋而下，停在六和塔下。我們奮勇而登，俯瞰錢塘，氣魄偉偉。這座靜穆莊嚴如仙人端坐的高塔在月輪山巔，宋開寶三年，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，即其地構寺以鎮江湖，凡九級，後燬。紹興十六年重建，二十六年僧智曇因基建至七級而止，環壁刊經及佛。元明以來，屢燬屢建。清雍正十三年重建。乾隆十六年巡幸製塔記。我登高五層而止，用滿江紅舊詞，高歌一詞：「銀的錢塘，把秋色染成潔白。登高塔蒼茫四顧，壯懷激越。千里大橋鋼鐵骨，八年聖戰英雄血。看靈胥滾滾浪波濤，雙毗裂。雲與樹，西湖月；蘆與雁，西溪雪。換心頭意境，驚奇叫絕。華夏萬年悲楚漢，春秋一部翻吳越。忽驚前鐵馬響丁當，西風烈！」

由於有汽車，一會兒就到了虎跑山門。這裡名大慈山，俗稱虎跑寺，開山祖欽山，為唐時古刹。為什麼叫虎跑？唐時有僧襄中卓錫此山，以四週皆山，缺乏飲料，將他往，忽夢有神告曰：南嶽有童子泉，將遣二虎移來，次日果有二虎跑地作穴，泉遂湧出，甘冽異常，因為名泉。這當然是無稽神話，此地既在叢山間，山水交流葉匯，當然有泉，泉當然好。

入虎跑寺，一切景象與我在戰前遊時無異，坐在滴水崖前廊下開始飲茶。虎跑泉水，位居全

浙第一，以龍井茶葉泡虎跑水，再好沒有了。此泉實含礦質，故水份極厚。碗中水滿，尚可貯銅元五六十枚，不致溢出。我叫茶房端一碗清水來，滿滿盛着，水面超出碗口半分，我把小鑰匙及鍊鍊等放下很多，水面已超過碗口將近二分而仍不溢。

到虎跑，不能不多喝幾碗茶；儘管喝，不會脹肚子的。我在戰前一次遊虎跑，正值春暖桃花開，我將桃花瓣兩三片飄在碧綠的龍井茶虎跑水上面，顏色漂亮極了。我這次又喝了不少的水。留連很久。才到寺右的濟祖塔院去。塔為五角式，刊記濟顛和尚的神異事蹟，語多玄妙。上有小樓，供濟顛照像，據說是照的濟顛的靈魂。我在靜坐品茗時，得詩二首：(一)萬車橫磧境，獨穴傲名泉。午嶺青如沐，秋花紅欲燃。水澆錢可積，茶好葉常尖。塵慮都消盡，人間又一天。(二)塔院影重重。幽棲拜濟公。一峯天外插，萬象眼前空。有客名君左，何人弔叔同？皈依吾早定，只恐飯餘鐘。

我所說的天外一峯，指正對濟顛塔院的青皇山，山高五里為西湖一大勝地，借此末遊。又我所說的叔同，即名僧李叔同，弘一上人。遊虎跑，應該不忘的一個奇人，不是濟顛和尚而是李叔同。李叔同，天津人，清季留學日本，精音樂戲劇，書法石刻，並有文學天才。民國五年暑假，在虎跑大慈寺斷食三週，皈依佛教。七年夏，實行剃度，拜了悟和尚為師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。從此塵緣淨脫，一肩瓶鉢，了無定蹤。他覺得律宗已失去玄真脈，乃發宏願，畢生研究戒法，誓護南山律宗，遍考中外律叢，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，廿餘年來，探討精微，發揚深顯。居閩南最早，著作等身。民國三十一年冬，逝於閩中。近代中國和尚修行成功的，弘一法師一人而已。他不但是一個高僧，又是一個詩人。當他在清光緒三十一年東渡留學時，曾譜別祖國一詞云：「披髮伴狂走。莽中原暮鴉啼啼，幾株衰柳。破

碎河山誰收拾？零落西風依舊。便惹得離人消瘦。行矣臨流重歎息，說相思刻骨雙紅豆。愁黯黯，濃於酒。濛濛不斷淞波溜，恨年年絮飄萍泊，遮難回首。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？聽匣底蒼龍狂吼。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國，忍孤負！」可見他原來是一個愛國志士。後來他雖遁跡空門，但在七七事變後，常於食時，潛然流涕，謂其弟子曰：「我們所吃的是中華之粟，所飲的是橋陵之水。身為佛子，此時不能共赴國難於萬一，為釋迦張貼體面，自揣不如一隻狗子，狗子尚能為主守門，我們一無所用，而猶讓顏受食，能無愧於心嗎？」同時諸山有求字者，他總是寫：「噫佛不忘救國，救國必須唸佛。」他生平對晚唐忠烈愛國詩人韓偓最為崇拜，嘗云：「不知有何宿緣？一經提到韓名，即感無限歡欣。又云韓偓避地至閩，不願附逆，耿耿孤忠，可與日月爭光，唐史稱之為唐代完人，弘一欲為之立傳，以旌忠烈。他在惠安宣講時，有人在螺陽文獻中發現韓偓在惠安時遊松洋洞而作之逸詩一首，詩云：「微茫烟水碧雲間，掛杖南來度遠山。冠履莫教親紫閣，袖衣且上傍禪關。青邱有路梅苔茂，故國無階麥黍繁。午夜鐘聲開北闕，六龍繞殿幾時攀？」弘一披閱之餘，以詩格高超與忠憤，斷定為孤臣亡國後之悲歌，確係韓偓所作無疑，歎慰異常，自錄一中堂高懸禪室。這樣一個詩僧，一個氣節之士，那些自命能詩的大漢奸對之不會羞死嗎？

出虎跑寺，汽車彎彎曲曲走不平整的路，經過一大段停下來了，望見右面一座較高的山巔秋色如畫，問土著，說是「陰陽洞」，我心想，西湖那裏有這樣一個怪洞？隨即知道：就是烟霞洞。沿石級上，一點不吃力。遊此洞的男女老少極多，騾塞於途。造嶺後，燃燈入洞最深處，見一小石人像而止。此洞淵源甚古，晉時高僧彌洪發見的，洞中原有羅漢像六尊，後補刊十二尊，乃成十八羅漢，後又補刊大佛彌勒觀音諸像，名人

題詠刊刻甚多。我以「清雅幽奇」四字品評之。何謂幽奇？洞外多石，有伏若獅象，有蹲若虎豹，有張翼如鸞鶴，叩之皆作金石聲。洞中雲氣鬱鬱，一幢深闌，探莫能窮。洞頂石呈五色，紺碧霏烟，朝霞裊瑞，如嬰瑤明珠。何謂清雅？洞四週院宇深沉，花木扶疏，曲廊迤邐，淨綠無塵，軟紅自惜，非寺院型，無烟火氣。有一個好和尚，兩個好紳士：僧金復山繁榮此洞，毀棄庸俗佛像，保存古代雕刻，結交風雅，聲名益著；紳士陳藍册、丁修甫把洞口石籠的神像打倒，改塑蘇東坡像，題曰蘇風。除此以外，尚有一悽艷之故事：有周光松者，江夏人，夫婦登山，留戀不捨。周謂僧復山曰：百年後能占名山一席之地否？復山笑應之，以為戲言：別去兩月，周夫人縊於而來，泣曰：吾夫鳳藻，不幸染疫死，泣念前言，盡變拆家產三百七十五金，願向吾師求六尺地葬吾鳳藻，復山哀而允之，再拜曰：未亡人遂所願矣！歸而閉戶，沐浴薰香，竟仰藥死，遺囑乞與鳳藻合葬。於是歸其雙蛻於烟霞洞，傍劉師復之墓而葬之，錢塘陳小蝶（即陳定山兄）名之曰雙棲塚，南通張季直為題墓碣，這是清光緒年間事。我為此故事感動，賦詩一首以弔之：「悽然雙塚臥烟霞，碧血開成第一花。生入洞遊緣不淺，死隨秋老愛無涯。大千世界微塵染，十二千闌夕照斜。從此相攜隨興往，芒鞋踏破徹仙家。」又製遊烟霞洞一新詞：「一望山巔秋色平分，紅日丹楓空，遊興濃，詩情濃，滴翠飛朱院宇重，回廊一角佛樓通，人生到處逢。燃燈入洞中，石色斑斑盤虬龍，雲氣蒼蒼，一幢深闌，探之莫能窮，上溯江源，又恐無人送。嬌陽應是女兒種，帶些小風，專向那遊翳暖侶紅。剩下了老頭陀，冷落雙筇；瘦詩人，悽清一夢。」然後我們急遽下山遊完了一水樂洞回到湖邊，即乘夜車返滬。這次遊得比較痛快。離今天又是二十年了，舊夢如烟，名湖在望，不知感慨之何從。